

金上甄商代秦漢等書

卷之四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耽

耽永和中爲太學博士升平中遷尙書郎後爲安北諮議參軍
有禮記音二卷

上表自理

臣聞居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爲君斬衰仕焉而已爲舊君齊衰
爵祿旣絕朝見旣替蓋已疏賤于親貴故降其制也又國喪儀注
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
不得重據令去職之臣朔望哭宜爲舊君服齊衰是已臣前率而
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齊衰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
譏及至梓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于重而不
原于制遂使親疏貴賤無有等差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

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為過制非聖哲所許而不推

古今正禮難臣若難者有證臣對無據甘受違制

通典九十九穆帝崩前尚書郎曹

耽等奔赴比自服齊縗治書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恢等議請免耽等所覆除官耽上表自理云云

開陵皇太后服議

為人後者為之子元帝繼武帝于景帝為曾祖禮為曾祖後斬衰

三年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斬衰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衰改

葬當總鄭注止于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總

一百一十二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總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

司空蔡謨諡議

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通典一百四

陳畱王勵廢疾求立後議

春秋之義後立子已貴不已長蓋已為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

有廢疾已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繫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

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已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
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勵爲君王故事未有諸侯已疾去

國成比

通典七十四

胡訥

訥永和末太學博士

婚不舉樂議

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

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

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

陳畱王廢疾求立後議

孟紱立弟異于陳畱二王之後禮不宜廢

通典七十四升平元年

袁矯之

矯之穆帝時太學博士

荅臺符問小功服成婚

案公主于二王屬爲姑二王出爲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

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爲疏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始薨而疑可婚與

不

通典六十臺符廬陵公主薨琅邪東海二王于禮爲應得婚與不太學博士袁矯之云云

許穆

穆升平中爲倉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母曰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爵秩比諸侯凡諸侯之禮服斷有

親曰國內臣妾並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諸侯則各曰其服

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闕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于蕃國出離其

本仰無所厭夫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

禮之降服周可也

通典八十二

崧重

重升平中爲吏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攷之禮文太宰應服齊衰周今已春秋條例已廣其喻母已子貴庶子爲君母爲夫人薨卒赴告皆已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爲父後服應總麻猶已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于太宰貴同古例不爲父後者邪且禮有節文因革不一自漢已來皇子皆爲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

通典八十二

曹處道

處道升平中爲祠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禮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與尊爲體不敢伸恩于私親爲人後已所後爲父亦是尊者爲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爲父後及爲人後

義不異

通典八十二

謝奉

奉升平中爲尚書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案禮爲人後者三年必已尊服服之庶子爲人後爲其母服總傳
曰何已總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禮唯大宗無繼支屬之制
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旣明豈容
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明義非唯
一條所謂已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旣正豈得不幸禮而矯心當依
庶子爲後之例服總而已

通典八十二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

故事制大功九月尚書謝奉議

立琅邪王議

太常位次自己君道相承至是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明義
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

通典八十

又議

五帝之道曰天下爲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逮而典謨不易所曰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于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攷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

通典
八十

居重喪遭輕喪議

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已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已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已爲彼興哀則不專于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爲其極夫已資于事父之頃在公尚有奪

私服之制況兼愛敬之重而更絕于茲屬乎奔喪之禮赴哭輒備

其絰帶歸于本宮即反正服于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通典九十

七

與郗愔牋

魏騭後來之良足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

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

宜各及時故為此制已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

後歲俗無忌便得已成婦迎之正已策名委質有定故也通典五十九太

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騭周喪內迎婦拜時奉與郗牋

江夷

夷升平中為太常見通典八十二晉末別有江夷宋書有傳非即此

立琅邪王議

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肩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

代康皇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皇帝嗣

通典八十升平五年五月

穆帝崩皇太后令立琅邪王丕太常臣夷等五人議

李闡

闡字弘模江夏人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碑

君諱含字弘都琅邪臨沂人春秋已降戰國已前賢智比肩備于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燭漢末喪亂舊譜淪亡自青州使君已上不復詳具祖欽給事貞侯父默汝陰太守學素相承有聲邦黨君幼稟貞粹長而好古睦親之譽發于羈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已爲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澆僞自絕于神耳苟能無已僞雜貞神其舍諸修己立誠盡歡就養訓行閨門義達州里久要心許之信夷險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君棄絕人事蓬首屏氣已就哈養者十有三年次

闕

繁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髯虵膽有青衣童子持裏授君出戶
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就鎮東琅邪王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閣
祭酒朝議謂君正性端素學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
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車縣侯轉侍中吳郡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國
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光祿勳已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
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
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
明君之外弟爲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君小女
婚君竝不許曰吾與茂倫于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拉淚敘情茂倫
曰唯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溫負氣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
道若其闕敗也罪及姻黨爾家書生爲門世無富貴終不爲汝樹
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闕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曰君
審裁將已應軍司之選君遽告蔡謨曰非此輕弱所宜尸忝羯逆

方熾當保國養民已俟事會想愛人已禮宜寢此言主相聞之卒
不授督統之任謨秉君此言終不唱討賊之計在朝正立不昵權
豪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田桑中外莫不取
給闔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
列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諡曰靖侯禮也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
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焱爛垂及歛然頓滅論曰君平生素行既感
達幽靈終殯在堂又獲福異豈神祇保佑已顯淳德乎聞託姻顏
氏頗識舊聞與君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

景定建康志

喻希

希字益期豫章人升平末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至將作大匠有

集一卷

與韓豫章牋

案韓康伯爲豫章太守

馬伏波昔開道笥跡鑿石猶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御覽七百七十一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于林邑岸此有遣兵十餘家不反居寧壽靈
岸南對銅柱悉姓爲馬自爲婚姻有三百戶交州已流寓號曰馬
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夏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

已識故處

御覽一百
八十七

林邑有鳥名歸飛

御覽九百
二十八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可觀子旣非常木亦特異溫交州時度之大
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
穗侶禾其綴實侶穀其皮侶桐而厚其節侶竹而概其中空其外
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縋繩本不大未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
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已長吟可已
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止殖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
者之日自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
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

哉水經溫水注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一

有清漿數斗懸于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為小異御覽九百七十二

外國老胡說眾香共是一木木花為雞舌香木膠為熏陸木節為

青木香木根為旃檀木葉為霍香木心為沈香御覽九百八十一又九百八十二引

五條

康泓

泓爵里未詳有道人單道開傳一卷

單道開傳贊

肅哉善人飄然出羣外軌小乘內暘空身立象暉曜高步是臻餐

茹芝英流浪巖津高僧傳九法苑珠林五十九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伏滔

滔字立度平昌安丘人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後為征西桓豁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

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遷遊擊將軍有集十一卷

望濤賦

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告望宏濤于是鬱起重流于是電驤起沙渟而迅邁觸橫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煙騰隗兀連罡重疊巘而天竦洄湍澌而起漲

藝文類聚九

長笛賦

井序

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觀曰竹爲掾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已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已至于今

後漢蔡邕傳注北堂書鈔一百一十一藝文類聚九十初學

記十

靈禽爲之婉翼泉禽爲之躍鱗遠可已通靈達微近可已寫清暘神達足已協德宣猷窮足已怡志保身兼四德而稱雋故名流而

器珍

初學記十六引兩條

登故臺詩序

夫差姑蘇臺東有丹湖萬頃內有金銀塘

御覽六十六

正淮論上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已亡飛李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暎而母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